



07219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

書

與邢知吾侍御

敝邑連歲以天人交困民之疲憊極矣頃荷郭公
祖見教有改折漕糧之議即詣政府暨大司農商
之俱承慨允而尚須民詞為之張本故權為具紙
大司農將移行兩臺上請然後題覆幸亟成之嘉
定士夫益無千畝之家而舍下尤少實非為一身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列祖
三頁五

計也耿切耿切

與凌洋山司馬

辭奉甚久無緣圖晤弟自還山以來日見世情叵
測所以息意杜門今年餘矣昨聞尊事始謂未
真鳳老下顧迺得其詳以公文遠識雅量不宜有
此橫罹或使者輩忿激成之累及大德耳不知近
日作何處分倘有上變之舉亦須預為隄防庶不
貽後艱也若無他慮惟靜以待之何如擾攘中未
能走候殊媿急難之誼茲先遣力上訊餘祈矜照



不盡

與龔汝修二首

客歲遠承書，既兼領蘇侍御公之惠，皆推愛所致。知感知謝，久之便酬。良用爲歉，足下一官不從人，謂爲淹顧。前奉已多，後奉易積。擔負既輕，而年勞總叙，未必非福也。幸勿以積薪爲歎，令似聞已脫京庠，然須爲之處分。或歸試，或援例當定一着。而後着較便，將無以囊澁自沮乎。區區凡百，差遣賤軀，亦彊食無恙。唯杜門成癖，不能謹事鄉里後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二

劉伍
二百七

耳而近境一鄉先生，頗網羅輕俊。吾鄉少年多奔走其門，往往詆誣不肖，以悅其耳。頃謂區區嘗嚙朱虞，對於當事者則無妄之尤也。而鄉先生遂以聞之於朝，貴足發一大笑。古人所謂進不能容於朝，退不能容於野，計無復之矣。護法頭陀，唯恃有足下在，故以相聞。非尤對人語也。王子安在京人傳，其稍有資斧，何不乘飽而歸，安其家室。迺令閨中歲歲有陌頭楊柳之感，似非人情矣。相見一慙，思之何如。劉畏齋曾到京，未其人，謹愿長者足下。

自少孤露見母之兄如見母矣前事猥瑣可一筆
勾倒也沈叔裕來京附此會懷愚親家爲我道敬
不悉

其二

屢辱翰遺媿無一荅良用抱歉惟訊使者備道宦
履清佳足慰私祝更聞堂卿深相器重欲借足下
一年以需參知之缺此在仕途極好光景當勉力
副之也今似頗稱克家無勞內顧惟大江以南焦
灼太甚而嘉定積疲之後更覺費力此何故哉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三

去矣
三百八

者特爲嘉定之水利不通曾干當道意庇維桑而
今行水之使不先治田而先治河即弁力吳淞河
深而畝澮愈涸矣往年有司亦嘗草草疏濬故支
股不至盡壅而今有專使在不稟命不敢行猝當
大旱惟有束手坐斃而已此豈可槩委之天行之
數哉不意民之無祿一至於此鄙况凡百差遣惟
兩豚自析箸後俱變爲江左人物日第寫詩作畫
飲酒清談而讀書一事翻爲遊藝工夫矣吾已脫
身世外漸慕無生能復爲後人拘攝乎進取之圖

業姑置之矣自來不作京貴一書而足下與殷李
二君皆有通家契誼一時聚首京師此又鄉邦盛
事也故各致數字少展寒暄二君之書煩爲轉致
漫往詩扇一柄松綾一端俗云千里鷺毛不足以
來貺也茲以張比部之便附此不盡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往歲鄖臺之役幸締神交承獎進綢繆有逾故舊
其後時事改革而鄙人得帖然於搶攘之會者知
翁於執政處有先容之言也則鄙人之所以默爲
銜戢者豈直蒙令先少師推轂之恩已耶還山以
來裹足七年祇聞翁名位日隆徒厚自矜喜耳然
不敢通寸楮於左右者安在野之分也自殷職方
家人捧至雲翰恍若從天義篤情深更有出于筐
篚之外者能使灰心頓燠感媿何如鄙人近况百
無足道惟所居左僻苟遂偷安其他意外之想已
付來生久矣乃翁猶索我於邯鄲之肆何也顧雅
意不敢不謝時因風便略布四體不盡不盡

前李中丞以令先少保榮哀錄序見屬知出翁之意
見來書果然草率具稿已聞塵覽久矣故不再瀆
其文詞蕪穢真不足比數第少保公平生出將入
相其一念忠貞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處頗自謂稍
窺其槩不敢爲近世雕鏤粉飾語聊以爲相知之
報耳鄖臺使自淮海公而下連登八座者四人前
此無有也疑亦俗緣中一吉祥善事惟鄙人濫竽
以梟溷鳳爲可耻也頃得翁大司農之命故附此
云云

歸有園稿

又編卷之一八

五

唐得榮
三百十一

答張明初

客歲嘗馳數字嗣後聞踈絕知西曹左僻前門人所不到之地
遂見遼隔彼此愴然李茂實歸奉至手教殷勤款諭足
仞記存聞已借重看本房此優學養望之所且每日不接
囚人面孔極醒心目李堂翁爲世偉人幸躡勉事之他日
或能得其氣力吾嘉科第雖少乃今仕於北署者皆能自
脫穎由濱海人才有樸茂之風無輕揚之習故也僕老
無所用遁迹荒野賴庇筋力無恙日以蠹編作課

業而一切門外事都置之不省矣所願知已努力
休明令膏澤浸潤施及陳人則所引領也不盡

答何侍御

往公在豫章屢屢存訊茲承臺察之命爲鄉邦光
寵亟擬馳賀以所居左僻無處覓便故逡巡至今
良自媿歎惟公南籍北產故勁氣雅持昨大疏已
爲之兆矣異日秉聽露簡彈劾知無所諱避遙瞻
風采曷勝企仰僕近况如昨百無可道惟貧健之
身賴庇苟安兀眠食起居各各無恙似彼蒼有意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六

虞得澤
一百五十五

以佚我之老而執事者更欲索我於邯鄲之肆何
耶然雅意不敢不謝時附便羽聊布腹心餘惟崇
照不悉

與李晴原

杜門日久忽得除書始知公有視學兩浙之命爲
之增忤頃以崑山人來又悉公錦旋衰年不能觸
暑有缺樞趨此心殊怏怏也今士大夫以得此官
爲榮亦以此官爲難蓋進取之際人懷羨心言官
能言勢人各私其子弟而不自知其居鄉時子弟

之私更甚此近事之大可笑者公前在鳩司最稱
疆執茲當大藩人才教化之任必能廣揚風采一
振頽俗疑無俟於鄙人之喋喋者乃古者贈人以
言知無先之也近况無可爲道惟山林多暇老作
蠹魚雖茫無所得徒恃以消日耳其他眠食差遣
不煩縈念不腆齋擎聊以代面室邇人遐曷勝勞
結

與申玄諸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七

劉得
三百十

頃得足下殤子之報無任增愴子生七年已漸露
頭角矣而一旦夭折令爲祖爲父者情何以堪顧
此不億之數原無定準或少而多或盈而減莫可
端倪所貴順其自然耳今聞目下又繩繩來矣可
少慰哀衷也茲小价入京爲看女病兼與縣官控
荒吳中水害據父老言前此數十年始一發多爲
海嘯非人之所能爲也今自萬曆七年以後至今
未十年而發者屢矣皆以雨霽之故人可爲之而
不能爲之也顧今水利非曰不修而默坐無米索
糜隔靴搔癢之病則海道何時疏濬震澤何由通

道入海子三吳國家富庄也根本之慮事在尊公
一破格行之毋以鄙言爲迂綵侍之暇冀一贊成
之當事者非若催花飲酒圖花過免飲而已僕本
野人不當復干朝議而突迫切膚故冒爲喋喋如
此

與王繼津司馬

某無以往歲投劾南還承公繾綣不忍鄙夷於人
數之外而寵之祖席藉以溫言令逋播之臣得戴
顏以見鄉里甚盛惠也又圖修謝以世上風波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八

劉尚
三百五

靜不敢通長安咫尺之間繼聞公旋解組去大司
馬位矣陰陽淑慝自古辨之未有助貂鎗以攻正
人者以是占公之晚節益奇而其歸益榮得書知
林居康勝且屏遠城市綠野堂開逍遙於文武功
成之後足老也僕雖塊處海上而無附郭可棲即
謝絕高車迺應酬間有惟賤軀稍見彊食猶能明
農課子差可爲故人道耳孟丞偉幹通才縣僚之
勉楚也其處囊脫穎疑無俟公屬聊因風便附訊
起居餘祈爲社稷珍重悚戴不宣

與袁裕春宗伯

不肖往居京邸，吾丈以東山臥起，曾承札訊，匆匆
裁謝。後即避言解組歸耕海上，又幾年所矣。密
邇留曹風儀在望，緬惟三十餘年，故人之誼，聞問
不通，豈宜遠自疎外。奈衰年多病，筆硯幾焚，投閒
以來，人事俱廢，亦在野之體宜爾。知吾丈能亮之
也。茲以子壻輩入，蓋有事貴部例，當隨牒旅進，豈
可瀆謁門牆。顧公爲一代偉人，鄉里後生，得遂山
斗之仰者，專在此行。故命之來，見伏祈少推通家
率布候悚，仄不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九

江旦
三百三

與蘇侍御

僕還山四年矣，親交類見疎絕。昨公於倥傯中，儼
然惠顧，而一夕雅談，有千古襟期，何其愉快。各自
得也。第恨別促耳。又以杜門日久，不能一至吳閫，
奉餞行李，則私心赧焉，慙矣。想高明能亮之也。滇
南之役，較程雖遠，而此方連年，因兵當事者，或借
公籌策爲悅安計，非故疎迹公也。駐驄之日，必式

嚴太宰之廬爲僕道敬若此公有問亦報僕無恙而已別後偶感風寒至今未瘥謹專力馳布四體外薄有齋擎甚媿寒酸幸賜存之臨楮不任勞結

復張司農

不肖自還山以來益與世疎即於邸報間仰覩大來之會正人彙進私心亦自躍然顧不敢通咫尺之問者豈在野之體宜爾耶蓋慚惡之矣顧辱不遺遠承遣訊匪直筐篚爛盈而書詞獎借真所謂愛而不知其惡者不肖起家孤側涉世甚難晚獲歸有園福

文編卷之十八

十

江

顯融實非始願矧禮樂之任尤屬叨逾茲觸微言遂弛大擔固主上之所以憐其拙而亦造物者藉是以佚其老也已不勝厚自慰藉而尊諭復有忌名之說若不肖者有何名可忌也伏惟執事經文緯武刑家憲國何事不可儀則此天祚高賢爲社稷之毗誠恐計曹非所以淹武庫也他日進退人才光翊泰運則不肖所且夕引領焉草次附候併祈爲天下珍重不宣

答唐公子

客歲曾過貴城特爲造訪欲一見大哥如見尊公
竟不可得至今歎然春來猝聞大哥與令伯以家
私構訟不勝大駭即貴縣士夫遺書亦有酸心之
論頃承相告益復摧肝如此舉措恐非名家所爲
當尊公未第時雅稱清約逮其立朝皎皎廉白自
持縉紳素重之今嗣人以多蓄紛爭動逾數萬恐
地下肉寒遺玷不小令伯有私無私區區難以懸
斷第念尊公見背大哥方生二年苟有邪心何所
不至迺今唐氏一息誰爲護持屈指光陰難到成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上

朱叔
三十四

立而十五年間家門亦不至衰落良工苦心或有
人所不及知者顧據大哥所愬若令伯奪其衣食
而饑寒之此其故又難曉之矣竟未審令伯負尊
公大哥負令伯也他日大哥年長學成天理自當
發見決非外人所能從史來示乞婚之舉前年媒
氏抵京小女業已他許矣竝未曾啓齒安得復有
使用即令貪夫豈有姻盟未定而先爲人索賂者
耶其所謂使用者即媒氏之京之盤費也其輕重
多寡不當詰我以爲令伯之左證區區蒙尊公吳

誼若真見大哥饑寒忍不一引手顧聞田宅尚無
恙饑寒似未切身也不若平氣息爭以全骨肉始
終之好以永保尊公清白之令名是策之善也不
然金銀滿紙儻問官觸目易生嫌猜併尊公之平
生而弁髦之爲可惜耳在大哥不過多侈其數以
甚令伯之貪而不暇爲尊公自靖地孝子仁人之
心其謂之何昔賢有以千金酬一飯者今大哥捐
數千金酬令伯存孤之恩亦濁世佳公子事也恃
在通家政布逆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十一

未叙
三百五

與吳上舍

日候不遇歉然歉然昨王公祖承示卷由僕因兩
家俱係內親恐地下姑媳對面肉寒迺不得已進
調停之說蓋詳其事之所始由尊公懼爲霍瑚所
累故圖卸已罪而攤贓於霍瑚之告扳實非正法
也而南京柴薪又不係緊要錢糧故上可以糊塗
下可以彌縫拖延至二十七年竟成錯中之錯耳
假令霍瑚攬侵金花白銀司農追并急於星火亦
可以舍正解而憑棍口之東扯西拽耶此事理之

易明者第尊舅又在蔭下未暇致啓姑聽詭混之
談以自貽家累耳且所訟王氏之田原在雙鳳止
因癸丑倭亂拋荒在彼妻父意欲卸糧不敢論價
竟以虛錢實契成交此嘉靖三十四年事也是時
王氏方盛未至棄產第爲荒田輕脫之耳而王義
方三歲區區能熟悉之而王義不知也今曰三十
八年買田亦是假契迨四十二年霍瑚犯事退田
妻弟爲完贖四十兩想當時田價止此耳若有未
盡必向妻弟告找旣妻弟瘐死於萬曆九年計前
尚有十九年在世何瑚寂無一言直至世遠人亡
然後索之於蒙昧之子孫耶亦何證據之有况交
易在前侵欺在後若從變賣例猶有影賠償迺今
以親領之錢糧而查追於遠年屢經易主將信將
疑之業價所信者唯霍瑚之口耳官當問諸土地
神耶尊舅忠信明決素稱保家之主肯幡然改悟
從曦兒所議則卷旣可完罪必不浼而尊舅之令
名無窮矣不然王義延推候新院審錄倘查今院
案驗利害必有所歸願尊舅之母以金彈雀也留

神幸甚

答何震川宗伯

往公之立朝也言論丰采弁冕詞林宣麻之期當
在旦夕已以憂去凡拭目於公之再起者豈惟不
穀二三知己即中外縉紳有同詞焉奈何時事倅
變雲雨翻覆無須之禍闡及高賢則不穀在野業
悽然仰屋心傷之矣顧所居左僻無緣一通中州
之問昨使者儼然臨辱重以珍緘侑以華篚而太
和佳藁又動我弁州故鄉之思匪公雅篤故人令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十四

四十一

孫充之客備增噓煥不翅水谷陽春也何感如之
審知道履康吉承歡之暇猶能以餘力踵仲長無
功遺迹以自放浪於亭池花竹之間直視世界一
空異時金馬玉堂等之春夢修千秋之業續五嶽
之遊去其烏有還我本來此中靈明便當與天壤
同敞耳所慮物望不厭業緣未了 聖天子儻念
舊學蒲輪一至公豈得偃然穩臥丘壑哉若不肯
者曩塵非據已干天譴今幸保骸骨得老牖下足
矣即罹多口決不敢尤人而來諭更屬僕以不朽

事此公家衣鉢非鴛劣所覲也近况百無可道惟
杜門三年養成頑鈍一切世味雖稍見消除而畏
人一念終是魔障高明何以督教之風便附布四
體臨楮惘然曷勝勞結

與張九山

往歲都門別後遂無由聞問而區區亦投劾還山
矣杜門三年賴庇差遣政念足下資深望重何久
滯不遷而忽奉翰遺迺復逡巡於洪獄曾參故非
殺人者何必過自疑慮業爲書白之政府矣當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十五

三百八

水釋也往洪之勘遼獄也脅於施篤臣何所不用
其情此區區之所目擊有何不滿江陵而銜之迺
囑勞以殺洪此恐是睡夢億料語若江陵更以他
事銜洪而洪別有得辜於勞者則區區不得而知
也朝乏讜論士無真見纏綿世患何時而已在野
之人於此結舌矣聊與知己扼腕之厚禮宜答以
使者北上未敢煩其負戴俟他日再報家乏小史
不能作莊東怨褻怨褻司傳野相見爲道意

答顧寅齋

且念吾文榆景無聊常欲擇一舟過候實爲貴城
人事太多又恐纏累有司故轉自縮惡極知臯款
想能亮之也承大甥損俸餼吾蔬藿此不朽令圖
倚辦於骨肉間何快如之何感如之帥方伯書中
甚述大甥宦跡而兩院亦有誠心直道之褒聲譽
日起後來進取事大可卜矣預賀預賀所索蔬藿
容印刷時寄上十月中當圖面晤也草草復不旣
與人辯謗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十六

鄧八
三百世

見南子韓退之與大顛遊從來痴人面前說不得
夢何況今之世哉一經傳訛便成話柄即足下亦
且信以爲實然矣可笑之甚吾年三十六爲祠郎
於時每從夜中入西苑奏對便不暇理會男女事
矣自後習以爲常加意保養凡駁歷中外幾絕無
而僅有者垂二十六年至六十四而閉關不啓矣
以是精神略見彊健耳頃居家無聊姑以文墨爲
戲顧無所托則無所逃遼丸嵇煖實藉以耗壯心
遣餘年爾正老子所謂彼且以爲嬰兒吾亦應之

吝何時過我一面談爲快

復郭公子

承以尊公請謚見教讀來書令人掩涕此事僕所
宜肩顧臥壑已久不當復與朝議即舍親處每歲
絕無一字往來一時有負委託奈何尊公廉謹絕
俗而又勞瘁鄉易名之典廼輿論所歸疏上恐
終不可缺倘萬一相阻願賢姪且從容圖之俟他
日家報中容力爲詳懇令不生別嫌耳泉路交期
決無爽諾惟高明照亮來貺過厚不敢多領第拜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五

九

余九
二百九

佳策之惠以見遠意外附去香帛幸轉致尊公靈
筵明我平生草次不及一一

答襄王二首

伏諗春杪武當進香人還辱大王報札所以眷存
不肖者良厚頃鹽使來更拜華緘併蒙腆貺揣逾
涯分益感懃惓恭審睿履暨闔宮康勝無任馳慰
第熊祥有待終嘽遠懷惟願大王寡慾養心以茂
衍靈長之祚則區區之所延領獨至也鄙况無可
爲道昨歲吳中遭無前水害饑饉倍常擔米幾至

二金他物稱是即寒家百口不厭糟糠小民可知也睿諭所謂夷猶泉石之樂今尚可冀哉以是不得穩臥丘壑而大王欲驅我於邯鄲之肆則既夢而復夢者也一笑來委以使者行促未遑捉筆俟明春香信之便圖上典記臨楮勞結不勝依戀之至

其二

學謨遁迹海隅老耄甚矣自分遐僻不能數致殷勤於左右乃蒙老殿下歲布睿恩似此隆施未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三

余元
二百八

望之於儕偶矧大王之高貴哉知重知感恭聞昨歲八月天賜佳胤厚培國脉此非常之福也顧山川修阻靡由稱賀實坐歉然耳但願自今螽斯之澤繩繩未艾是溝壑鄙人之所虔祝也敬因來使附獻菲儀伏祈睿鑒而叱頓之不勝幸甚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與申少師九首

還山以來見世情叵測第一意杜門謝客惟先人所遺敝廬尚未完結今不免爲兒子輩少效拮据

之勞非屑意生作圖以此耗日力耳頃閱邸報見江陵抄沒之疏英閣部大臣援正之議大是酸心賴主上神聖即能垂卹其母天慈現見可占矣彼羣喙嗃嗃竟何爲哉老氏之書以宋儒闡於人情故指爲異端不知爲後世居高享厚者對症之藥故曰富貴而驕自詒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若預見江陵今日之禍者持盈揣銳在老親家已得之天性固無俟於僕之喋喋迺縉紳中駭機猶伏亦當早見而預待之引賢自輔且爲代已地此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三

燕堅
三百三十三

似策之得也前覆試之請雖見寢行顧覆轍在前即顏淵子奇生在勢家人亦不信以四哥才稟志操即不應舉亦是人倫高品何愁不得官而急急求白也他日臨場時更宜斟酌恃愛觀縷不一其二

久不通記室之問非敢恣然以海上左僻旣無處覓便而力又不能走寒暄之使於數千里外專致綢繆乃山林枯槁之餘其家亦無一吉祥善事與密親道者故操筆輒廢竟與慢相成也時見邸報

知近來囂喙斲息世稱穆如相公得安坐於廣廈
細旃之上從容調燮方爲世道浣慰不意災沴猝
仍有出於料想之外者三吳之間不過連數日雨
耳而泛濫之害視萬曆七年不啻數倍姑無論吾
蘇當積疲之後而滄及常湖則前此未有也是已
病者復病而不病者亦病 國家根本之地相公
能不寒心乎先是除夕雷發已自春徂夏竟無一
雷又正月十六日天雨水冰風搖之響如金戛此
祥於北地恒有之在江南則百歲老人所僅見者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六

五

三百四十一

聖

蓋一見於正德末年是年亦大水舟行樹杪尋有
崔苻之警目下受災大都彷彿失此不一蠲賑恐
變生不測倘有辛巳施麻千戶之釁度地方誰可
恃緩急者往時江陵在事有惡聞報災之名非忍
心疾視江南也時水院先來奏災江陵以爲此官
朝廷所專設以治水者而水之不治顧挾之以
市恩故擬旨甚重將以引繩批根若究竟此意江
南豈有今日之患乎而宵人反曲爲之解迺旋發
旋止已撫院誤承風指遂逡巡縮息不敢言災而

又不忍不言灾大司農觀望中立不得不議蠲而又不欲以實蠲使吳民痛恨至今刺骨迺知宋時新法之行非盡介甫之罪而章蔡諸人陰爲之從恣也前事固相公之目擊而心隱之者今兩臺疏入其地方苦楚萬狀疏詞度已備載疑無俟僕之喋喋者而相公桑梓在念其所聞必真非若江陵之妄意揣摩而左右又無章蔡之奸今次必得實蠲實賑庶幾稍濟萬一而今之士夫所慮於相公者謂法官遠在天上恐一特不能感悟而大司農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五

三十四

以錢穀爲職未可以桑梓之故而侵其官則不得不過以形迹自防倘復如往年姑以存留行賚則吳民罄懸之室盡爲野伯所食矣本實先撥其謂之何知相公必不肯蹈江陵故轍也昔堯稱九年之水非九年之中天下皆水令民無疇疇之地則并予遺而亡之矣所謂九年者懷襄之患徹九年而不特有之也今自萬曆七年屈指至今亦九年而三吳之水患半之矣漢人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往時廟議以三吳水利屬之巡江御史謂御史雷厲風行可以集事也而不知御史爲重體統嚴關防之官所至即以糾察吏民爲風裁矣土木之工非身親臨督之則役於公者有苟且完事耳今欲使御史去關防略體統如大禹不惜手胼足胝之勞又不然如本朝夏李二公之數浮舡艫出入波濤夜則棲宿於窮簷蔀屋之下以考驗其成必不能也非不能也勢不便也二者俱不能而徒籍空文以行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蓄

三言

何撫按之不可行而必責之江院也撫按權重而所職者廣其工費亦易處辦若江院則不免剝肉補瘡矣故前始事者所費吳民至二十萬金而質之水利果受一金之惠乎僕在朝時曾建言於司空謂太湖之水以大海爲之尾閘海道不濬積十日雨則崑山以上直仰盂耳蓋治水當先嘉定也嘉定者潮汛之路也嘉定淤則上流靡不淤矣顧當時莫有省者今果然矣又因循而不加之意則三吳水患計無已時此非細故也必得專遣

一大臣如先年夏李二公者令其以便宜行事得
破格一治 朝廷仍不恡銖兩之費而責之以三
年報政然後可圖斃勞永逸耳往撫院郭公思極
者其人心與才俱實此事可屬吳民望之如望歲
今當改用時矣城旦之罪亦有滿期立功之官可
以准贖堂堂 天朝奈何以一青而坐錮天下之
豪雋哉莊生有言並行也而人子達士亦有爲江
陵用而仍不棄於相公者 君相造命僕不敢以
嘉定私也伏惟爲 社稷留意焉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五

朱奴
三百五

其三

不肖自還山以來即於舍後營尋丈之宮爲佚老
計編蓬築土亦旣勞止頃幸就緒差具小致日塊
處其中若置身埃壒之外於朝野事頗邈不相聞
以故嗔喜之念無從生也除夕人至忽拜雲緘猥
以添孫爲報慶門多福庇及陳人一歲之間開口
而笑者僅僅有此而已故知兒女情深愛根猶在
也矧當履台握鼎之日而蘭玉森森滋榮遞盛輝
映目前如此他時振蟄之麻知源源而未艾也其

爲愉快又當何如耶是閣下以敦大之業報主
上而造物以單厚之福報閣下理有固然而數有
相值者區區又豈直爲寒門志私忤哉道遠不能
爲世俗湯餅之遺敬馳少儀用將芹悃伏惟台慈
鑒存不勝荷戴之至

其四

日京邸人還第知小女產厄至今未愈已傳令愛
寢疾特遣力訊之顧水部家兼得殤孫之報良增
怛以慶門多祜不當疊罹卑戚或者缺陷之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朱版
三百六

偶逢其適耳吾翁身係社稷幸善自寬也矧厚德
栽培相種未艾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耶僕命偃蹇
自還山以來子舍中竝無一口之增故得不生不
滅反以是少娛晚景素不敢求多於天第見在者
保無他恙足矣茲特遣力來看小女併申唁私外
具乃爲地方控災字字確實而熊尹極知民瘼吾
嘉又被災之特甚者彼另有所陳不復一一皇恐
皇恐

其五

久不馳問極知缺然顧自念箕穎外臣不當戀情
夔契杜門塞兌似在野之體宜爾料相公不以膠
固見罪也茲值賢孫屆辟勃衍慶源分義所關不
勝翹羨薄擎筐篚殊媿酸寒僅比野芹旌其意而
略其文可也不肖近况百無足道惟仰賴朝政
清明苟安丘溝而已迺近來壽宮遺議猥以等
葭之故玷累純忠則非心之所慊也若夫無事遭
謗不肖自有前生緣業在未敢尤人 聖天子業
已洞照之矣不復置喙餘祈努力匡輔爲世道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七

三
五

愛悚仄不宣

其六

不肖自還山後日杜門思過不敢通朝貴一書春
間偶因敝縣折兌事維桑係念而又爲縣官相迫
不得已敬奉尺牘以干左右已得 俞旨計在書
至之前知門下留意東南無俟不肖之從吏也嗣
聞朝議洵洵尚溺不然之友以仰累明下則鄙
心深恥之不肖不足惜惟 國家自隆慶以來歷
十七八年內寧外謐號稱極治不意釁孽之生顧

發自吾輩則杞人之憂益甚矣賴門下法包瓜之
義得含章之實令近日羣喙漸息風波稍定則有
隕自天之明驗也良工真苦心哉華辰伊邇禮當
走一介代承觴祝第門下方值絕昵屏嫌之時不
宜以私交溷而猥託於肺腑之親又不宜徑情自
外故特附長君使人之便聊呈不腆恕簡恕褻則
惟門下矜而亮之臨楮不勝慶戴之至

其七

頃賀令孫愛併謝豐遺曾以書附時進士偕行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天

謝八

矣茲荆州門生張楚城來上洪獄寃狀蓋恐相公

惑於先入而求僕爲之解楚城爲人介潔縉紳所

稔知相公肯易於投杼哉往楚城爲給事時以江

陵勢盛地方當有不測廼命其子別籍於宜都僕

病其矯嘗遺書諷之至是始服其先見也彼肯甘

心附人爲鷹犬者耶當以百口保之矣其所陳寃

狀頗明而投僕副啓尤詳今併以塵覽又敝縣故

有荒區前以水利不通姑於額則三斗之內減其

六升而以熟區處補自吳淞江開後不復荒矣而

彼處奸民得利既久仍思損人以益己有司廼增
大丁之名填荒稅之缺昨爲部文所駁猾書貪賂
忽乘昏丞護印時默爲申府仍加派熟區轉詳撫
院將覆於部夫欲加賦於民未有不謀於衆者倏
然顛置民何以堪况敝縣無區無荒自救且不暇
顧欲其省口設客不亦悖乎若院文到部司農必
來請教幸一留念

其八

某幸託於肺腑之親久在田間所以不敢數通記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元

原得第
三十三

室之問者非敢爲慢也當相公總理萬幾之時恐
勞於作答耳頃令似歸顧辱寵緘華篚良厚則何
以承之因感生媿實不能喻之於心也來喻倦倦
以吳中荒歉爲念而頗恨地方官委君貺於草莽
令溝壑之民不得與被堯舜之澤事誠有之然非
其心之忍於玩愒也非常之災必非常之人所能
幹濟才難之語孔子嘗記之矣况近世科舉之學
專攻剽襲而忽討論其中已無所主持而一旦得
志施之吏道有不爲鹵莽爲滅裂者乎以是某還

山五年不欲輕謁一官長亦知有言不信不得不
以卷懷之訓自處也相公方以身負天下之重需
才急病爲今日之要務且大有之世釁孽易生早
見而豫待之能無煩相公之軫慮乎近况無可爲
道自去歲爲兩兒析箸之後第喫見成飯作世外
人小園內曾建如如閣今延一蜀僧居之朝夕與
之談無生話賴相公之靈得少延犬馬之齒以詠
歌太平於分願足矣此外無他覲也頃見相公疏
休甚懇豈忘嘉靖間二揚繼去之語乎 聖君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震榮
三百五

輔而相公正在鼎盛之年少須其可代者然後歸
香山開綠野未晚也榮滿承恩禮太渥道遠未由
摠賀茲附便使聊呈不腆伏惟涵照不勝慶戴之
至

其九

客歲龔參政還里承手書腆貺之辱情禮交至深
感記存嗣後坐之便郵疎闊如故光儀在望良抱
歉然頃者口語寢消中外裊肅邊塵不警 主德

愈宣此皆相公調燮殊勲而太師之加自 國朝

以前大臣必由保傅而上曾無徑拜者豈直爲纂
修筆札之酬哉 皇上固有深意矣乃相公累疏
懇辭必得 俞旨而後已持盈揣銳以默符前訓
而沉幾先物亦奚至亢而有悔哉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此太和之驗也何勝欣暢乃前次相公屢萌
乞休之念由今日所處揆之必無忽然去之之理
矣若其幾微之際又有難於顯言者揆任之語相
公猶能記憶否需之時義大矣哉願相公熟思之
僕還家八年未嘗經闔戶外惟西山曾兩至焉今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五

刻得
三百

年二月間以令孫晬日微服過潭府得一拭目見
其肥碩充潤性更潑皮不畏生人必易養之器也
殊爲慶門增喜因乘其便看光福梅花而歸揄景
無聊即此便爲快意事矣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
由而實欲再觀此場以止進止惟相公加意督誨
之足仍肺腑之愛鄙况差遣第髮短難梳幾欲不
冠齒疎妨啄全廢肉食其哀狀可想也每日一過
竺林隨僧齋供緡經看竹之外不復他營又寧知
有人間世哉此可與知己道之也氣候漸暄伏祈

爲國珍重臨楮曷任瞻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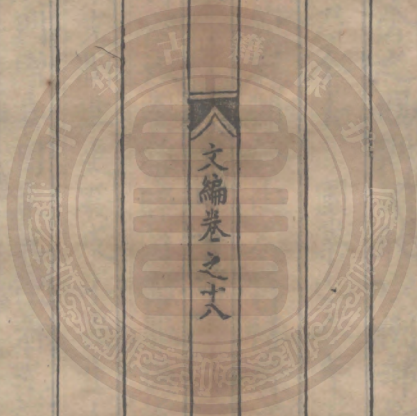
卷之十八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八

三

劉丹
十九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終

何

歸有園稿卷之十九

文編

英郡徐學謨叔明著

奉許少傳

學謨伏自往歲避言解組承公慰誨惓惓繾綣之情真逾骨肉比出春明津遣有加於時諸公俱蒙惠貺惟公之賜則不敢以例却知公之素所待僕者厚也乃今去國業已八年而宿昔之恩竟缺

然不報若有類於小人悻悻者之爲一失其居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一

王朝
三百七

掉頭而不顧何其迫倨哉蓋聞之宣尼有言舍之則藏藏之云者匪直藏其道亦藏其身也身無所用而言無所施乃猶栖栖然託聲影於公卿之間寄寒暄於竿牘之間雖世情所矜尚疑古之遵養時晦者不如是也僕嘗三仕三已其顛固不通大都類此豈以今日旣老而廢禮乎知公能亮之矣南中自來無三相同朝者今有之而和衷盛德又前此閣中所未見雍熙太平之治所由驗矣惟公介不絕俗和不競時向在禮曹所得於親炙者

頃觀邸報則謹論嘉猷尤出人意表他日秉獨運
之權成不世之業爲周楨爲商賈不於公有望哉
承肩一心在公勗之而已僕還山以來百無足道
第狗馬之齒日衰一日所幸心肝猶在耳目未廢
海上寂寥儘有著書之隙而荒懶頽墮訖於無聞
良自惜之也近築一小院於野寺中貯有佛藏每
日往來繙經看竹此外一無所事事非欲逃之方
外姑藉以畢餘生耳豚兒以謁選來京因圖秋事
蒙昧之進取非所敢必公何以督教之曩嘗以監
試文曾辱一言之譽故敢遣之來見併布積忱餘
不能盡悚息悚息

與王荆石閣老四首

恭聞宣麻之報遠近驚傳今朝廷相司馬矣溝壑
廢臣曷任喜忭卽擬趨候以患寒嗽難於出門坐
是逡巡極知缺禮然度蒲輪雖駕直須終制而行
參晤有期未敢亟請也茲特先遣曦兒上謁少展
鄙私咫尺門牆彌增勞結

昨遣兒子草草具候已媿不虔顧遠承專使寵荅
尤非心之所安也。朝廷特旨柄用正人在大臣
萬無可辭之義顧於例又不可不辭若須咨至後
行恐辜聖念此疏似宜亟發服闋之後更馳一
疏便當促駕矣公之此出實世道人心所係僕雖
老矣猶及見太平之盛是所惓惓也率爾附復不
盡

其三

十七日曾遣力訊候行李而尊諭亦以是日發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三

明成
言九堂

有神感哉不肖老且憊矣孔明出山而龐德耕隴
隆中鹿門義分已定此卽所以自謀亦爲門下謀
之者也方今主上仁聖銳意於大有爲而群賢

彙征野無遺佚真可謂極治之朝第所未厭於心
者惟學術欠明而世風未淨耳所賴主持而底定
之者全在端揆之地於門下寧無厚望乎白髮故
人擬買十斛之舟一詣婁江奉別而嬾性畏人尤
忌官府又恐勿次分袂無容口之隙故逡巡廢禮

因便附致一言伏惟亮察

伏自徃歲蒲輪旣北學謨竄迹田間不通聞問者
已數閱寒暑矣非敢於自外蓋相公方以正色立
朝外屏竿牘之營內斷掃門之役凜然清望爲
世羽儀猥揣衰庸亦何有於一得之助而漫以輕
言唐突記室也故遂巡縮慙若自比於不相識者
豈在野之體宜如是耶知相公不以爲罪矣方今
君明臣良千載一時而吾蘇自來無兩公並相
者乃和衷之氣又鬱乎相宣此非雍熙太平之所
由致哉仰重仰重學謨賦資骫骳原非世器向者
叨冒太過爲造物所擯心固安之今老矣憊矣昨
幸瑯琊公歸欲與之一訂裴白追隨之約而茲又
不可得海上無人之境只得尋訪一二識字頭陀
晤語消日猶勝塵坩中與冠蓋相溷也相公其許
我乎曦兒此來名雖謁選實欲借地塲以圖蒙昧
之進取蓋鄉俗寢薄攘奪橫行非藉此途恐子孫
無駐足處不然桑榆迫矣忍令壯子遠遊也相公
何以教督之有懷未盡臨楮無任勞結

與王鳳洲司寇九首

春間遠承札訊於時微患目青草草裁報後嗣以
歲例痰嗽大發纏綿至夏中方得少瘥以是久踈
通候非敢缺然也日唐叔達自東鄉歸曾動問起
居知丰采腴甚似亦戰勝之驗近問又得開齋之
信益復歡喜蓋古稱老者非肉不飽焉有既老而
却肉者世間草木食自是一種枯槁人腸胃各
別決不可學也今歲亦嘗於每月朔望持齋久之
帶圍寬矣家人力爲之阻今迺更每日止清晨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五

張元
三百三

齋而已然終虞其難繼也小園麤構苟完兀然一
室儘可娛老所苦者鄉俗薄惡口語繁多貴人之
家非唯不敢以氣勢加之而後生苛責日見侵侮
生無亢桑之德難居畏壘唯有裹足杜門而已東
望高居思見顏色幾欲做山陰故事以彼中親故
布滿不便酬酢未免逡巡而止老年兄弟只尺千
里愴如之何前蒙索近作已浼趙本之騰出數篇
業擬請教旣而繙閱數過俱是當官生活大都非
爲鬼諛墓則代人稱觴者也有何意味而呈醜於

大方家旋復唾置之行且付醬醃矣如吾之日坐
玄關天倪飈發必多大制作以垂不朽肯灑流沫
分潤枯腸否頃聞主上近御煖閣召輔臣議政
此希曠之典也可爲世道慶大來之會想吾丈東
山之席不久溫矣弓旌且至能終作唐虞外臣乎
祝之祝之適有俗事相干情見別楮統祈矜照不
盡

其二

弟自謝事以來所幸高居密邇冀得朝夕請教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六

張元
三百六

展宿昔之驩不意維時朝議紛呶尚有齒及廢臣
者以故杜門之志益堅即吾丈處亦復乖隔已聞
仙從入鄉則又遼邈甚矣塊處海隅幾於面壁而
鄉俗顛固少年侮老之風益不能堪矣不知吾丈
何由得聞之也劉應老家事此中邈無所傳大都
江南自海張鼓弄後民間刁靈滋熾而今日當事
者似務在姑息大家愈不能自存矣他時皮去而
毛無所傳將安所歸咎哉世道江河之感何能已
已弟自入春以來兩目爲木氣所乘視物如霧想

讀書之緣造物者不肯相假矣頃於荒園中構一方丈小閣上安如來像三座尚米就緒弟固非能學佛者殆將託此以逃世耳吾丈能以慈航度我乎承索鄙藁近日亦有一二俱浮世應酬之作不足入覽姑俟趙本之來錄出請正也熙父文章其用小處儘識古人面孔唯結構無法間失之弱所以吾丈前時濶略之故特爲拈出令其一生辛苦不至沒沒耳非敢肆橫議以自外於門墻也迺今吾丈公聽並觀不肯自怙其見匪直能收熙父而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七

李于四
三百七

弟亦不蒙鄙夷矣真善提之心哉宗藩世系卽弟在部時亦不能省憶惟曾携部刻諸王年表歸其中紀載頗詳茲附往一部皇明臣謚吏部所刻吾丈必有其書自此之後弟雖間有所記不能詳也尊履康勝得之使者口授喜慰之甚倉卒附復不備

其三

日曦兒陰以瑣事唐突頗恠其徑情非所以施之長者比閱手教云云知其爲父隱惡有不能自己

於言耳此段緣業竟不省何自而起朱尹豈弟卽
三年治邑未嘗失一人之心而云得罪於弟茫然
思之已絕無影響而弟自還山以來顓固成癖未
嘗敢通公門一字敢謁一當道又何處而擠朱尹
此必有人交構其間以悞朱尹致吾文憤激於義
而疑弟真擠之也妨賢病國固仁人之所必屏而
破斧之役聖人尚不能爲同氣諱况異姓之兄弟
哉今日口語廼吾文以仁聖爲師欲以亟扶善類
而遑恤其他實非有惡於弟也顧天日在上弟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八

李四
三百里

生原非擠人者頃洪芳洲以專持有司長短致速
瘼死之禍士大夫居鄉所當重以爲戒者然彼講
學人也交遊遍天下故其說易行而擠人之套數
亦熟弟孤孽之踪耳且物望素輕環視宇內無一
知己卽欲擠人人誰信我而甘蹈洪公之覆轍乎
愚亦甚矣且尹而不賢也擠之猶有說也尹而賢
也擠之欲何爲哉徒作世上一擣杵耳弟承先人
之產至今門墻未改其舊而戶田不滿三頃有何
厚業欲鴟張鄉里濟其所逞而必擠尹以快意哉

弟亦兢兢稍知自愛者迺今以二百餘年所僅有
之賢父母而尚不能亮曾參之不殺人以四十四
年至暉之兄弟而猶疑羊叔之懷鵠此薄德之明
驗也而其端則祇以生長窮鄉不宜叨冒過分譬
之蜀山見日故易爲人所驚詫而弟又杜門日久
本圖息陰避影而少年喜事者更於暗中摸索則
猜忌所藪又何所不至而安得使朱尹之不吾疑
吾丈之不吾憤也其事有難於盡告弟亦重自讖
悔修身俟死耳敢復尤人姑俟朱尹歸面質之前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九

張祐
音大

其四

昨奉報書展讀一過始知鄙人又在睡夢中得公
丈喚省愛我實多矣今不宜復置一喙以溷清聽
顧亡是公之論有不容於不辯者弟前歲還家見
朱尹執禮過恭彊之上坐不可得迺聽其側而自
處於隅此恐是處皆然比享之酒則又儼然南面

也至於朔望必造吾廬而供之餼其殷勤繾綣誠
有出於常格之外者已弟不安再三止之託言鄉
老中尚有前輩恐以爲嫌於是止餼而朔望之造
亦間一行此其意實非弟迫之或有所時過享非夜
分不別亦備極綢繆並不聞偃蹇不堪之說也想
邑子側目鄉官而姑爲尹抱不平耳尹忠信人也
肯爲謬恭以陷弟於有過哉至云弟怒而極口詆
斥之其書必尚在朱尹處他日索觀之可知謗口
之真偽也所謂初歸一告示洵洵不省所傳何語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十

張祐
音聖

人皆有目弟豈能以一手掩之弟起家孤仄決不
敢以聲色加人亦曾無一字榜諸戶衢而云不可
當思之委無影響前臺訪一訟師周姓者單開曾
與舍下作狀因闡及蒼頭三四人已徐司理鞫虛
鄙置勿論非臺密釋之也造訪者尋得其人此與
朱尹何與而弟猜及之也地方人材朱尹委不曾
薦弟及府文見促並未嘗提吏當是時朝議未靜
正欲伺隙以動恐不肖姓名一汙刻書未免爲按
君之累故遺書朱尹亟罷此舉而縣中姑以學詞

支塞弟方喜朱尹之能亮已廼今以尊論揣之則
弩影之疑入之胸中已非一日矣凡謗於公文
前者安得不讒弟以先媚朱尹乎大都世風儇薄
自生出一種橫議之士在彼一是非在此又一非
非若弟又從而交構焉則講張之禍將何底極年
衰勢退自不得不畏後生耳公文故高明長者若
前謗數端果一有之公文亟宜絕弟若一無所有
則門牆之麾似不可已朱尹倘有復任之期弟雖
備矣當一詣尊廬暴之弟之喋喋非欲自脫於惡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十一

葉芬
三百九

名第無上事而得辜於世之賢人君子則沒齒有
餘恨耳惟公文加察焉向癸未春試吾蘇人在乙
榜者弟令俱擢出而崑山張寧宇名亦在擢中其
落卷亦從弟所授之寧宇今云弟擢之甲榜不知
至公堂上卷未拆不知爲誰卷旣拆誰能置口當
是時即父子例不回避以無可用力也而竟以寬
弟此一段佳話公文亦嘗聞否今之訛言即此類
也一咲

日莫公遠見過奉手書承惠念惓惓前語始於少年之喜事成於朱令之多疑致上累長者人益傳訛雖顧觀老亦有兩賢相扼之誦可發一咲已爲書解之惜乎其不及見令地下怏怏也今當付之東流水耳何勞復煩齒頰昨戴玉陽至聞公文已帶過觀老此公殊厭物望方期其大用而忽然凋謝情何以堪想同此銜恤也便間附數字代面餘不復一一

其六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十一

三百一

伏聞大司寇之命喜劇不勝蓋吾卯榜登八座者至翁丈已七人矣自來鄉貢之選駢輝迭映得在日月之際者未有如斯之盛也彼都人士咸謂翁丈以文章道德弁冕一世此官得之已遲酬之未厭是未悉造化避盈之理者而弟獨以今日翁丈之所遇殆有三難焉瑯琊之裔光爛朝籍舊矣而上世相承咸躋顯列已謂極盛然未有軼亞卿御史大夫而過之者而翁丈獨翹然正部堂之位崛起於繼盛之餘斯非一難乎吾蘇官留都少司馬

者以所知見自翁丈之前尚有四公俱未博一轉
此亦氣數之所限也乃人當其乏翁丈獨處其羸
若所謂周過其曆者斯非二難乎本朝文士罕官
尚書者卽原博華王廷實三公之外指不多屈而
三公於著作之林似未能獨擅大成之譽可一當
翁丈者而翁丈兼有其官斯非三難乎且近日考
最之役輶車已駕行冒蘊隆計亦勞止茲命與行
會畫繡旋轅行李晏然坐膺蔭敘似茲晚福尤出
非常以是占翁丈之所享日至川升天之所興寧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十三

三

有旣耶弟山澤之癯也自分永錮於天聖世矣而
乃津津爲欣艷之語若出於時俗人之所談顧箕
子敘疇先崇五福而祿位名壽之說未嘗少廢於
孔氏之門也矧桑榆兄弟顧影成歡而結綬彈冠
自古而已然乎匪佞匪佞亟圖樞晤知翁丈初歸
應接無暇卽令倥偬一覲頗無大味故欲行且上
而先以不腆馳力賫擎姑俟榮行之日倣前年故
事容移舟婁上一展宿昔而別幸以吉期示之諸

不能盡統冀鑿原

日承報書兼惠詩箋傷離懷舊情致宛然揮被園
居多矣知感知重所示出山之期尚在推敲間似
幸明主旁求之意方今老成凋謝恐典刑日就
陵夷得一人焉便是周楨商賈一辭之後決不可
再舉惟公丈熟策之次公尊體近復如何茲不敢
另候恐煩作答也外具廼勉彊效顰絕啞下里希
一笑而擲之餘俟面盡不旣

其八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一四
三
日承疊韻之作前鋒甚猛便當退避三舍而猶然
對壘知不免有牽羊之後矣慚謝慚謝人詣府城
偶寄此毋勞賞費也

其九

頃讀報書而前書適至知公文念我良篤第所以
杜門自錮者匪直舍藏之道宜爾而世情亦大是
難處故不敢以面孔示人耳悠悠日月敢自託於
東山之興乎獎借過重不敢當也前月以小女病
曾差一力赴京且爲地方控灾至今未見回信誠

如尊諭紀憂柰何歲首冰水未審所應政寬民慢
豈亦懲咽之過乎公文不日 召用必有斟酌矣
望之望之使返復此不盡

與王敬美奉常四首

日崑山戴甥見過始傳台從錦旋前歸失於不知
今知之又不能蚤相去三十里卽一介之間尚屬
逡巡何貴夙雅負媿多矣緬惟門下深資重望值
此熙明之朝便當大畀爲國弁冕頃留卿之處尚
未厭人心想當事者暫借以爲開府地耳願亟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十五

李六
三百五

驅以膺後命不肖偃蹇如昨惟杜門成癖而衰老
日甚瞻注行旌不勝室邇人遐之歎茲特遣力奉
展少儀用代樞趨略攄情愫伏祈鑒念曷任主臣

今賦其二

八閩遊覽知制作必多若有成刻者惠教一帙何
如秣陵行李當幾時發儻遲至下月或可圖密晤
向來杜門成癖不自知與故舊濶絕也又附歉忱

其三

不肖還山三年矣實不敢有一毫非分之爲祇以

深居簡出爲吾鄉侮老者所不容輒以口舌構之
長公處幾成小嫌傷我四十餘年兄弟之好幸今
各洞然矣此近事之可咲者第尚阻一面無便披
豁也此段綠業當付之流水而迺復以爲言恐傳
訛者轉益其訛徒亂人耳故輒敢瀆聞朱虞封慈
廉之吏在任時與不肖終始未有間然偶誤宵人
亦生疑貳以不肖不能和俗之故上累兩賢此沒
齒之所歎也到京相見煩借鼎言

其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十六

李十六
三百八

往辱左顧向缺報謝良坐歎然日聞榮命不勝喜
忭頃來人才士習波靡極矣匪得正人君子爲之
主持風教胡能收迴瀾障川之功也老親家此出
當軸者寧無意乎亟圖樞謁少布腹心昨爲婦翁
九十亦曾密詣崑山一拜即歸道經婁城延佇高
居久之緣兵公與州守在家恐滋一番勞擾非心
遠親朋實性畏官府想老親家能亮陳人也茲遣
力齋擊少儀略展葶葭之舊非敢稱賀稱贐也幸

鑒存之餘不及一一

復施勵菴固卿二首

禮曹同事三年猥蒙誨植藉以寡過固知契分有緣也然甞自揣薄劣不能久玷清時已久畜歸志迺因一陵事相羈遂巡未決而竟爲言者所乘付之弗豫敢復尤人別後途次冒寒遂構肺疾今還山逾三月始得漸差顧園廬荒圯又日有拮据之勞殊增老累頃辱遠書見及足感記存惠貺本不宜承而重以知己之愛難於例却勉焉拜登曷勝慙感使者告旋附布謝悃餘棕種種聊呈別楮伏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七

周山
三言

惟涵照不盡

其二

昨楊震老偶臨敝舍始知行李錦旋政圖遣力晉候而頃承拜命之辱感媿何當固卿尊官滌陽勝地此僕平生所艷羨而不可得者而公之文雅不讓六一登豐樂亭酌釀泉縱觀於皇祖躍馬揮戈之處頗增雄槩第恐席未温而後命至耳又客初歸不免一番勞擾秋暑未退自宜珍重使還先此布謝腴儀斲領尚容另展不盡

復郭美命吉士書

春明揮手黯然各天足下歸楚而吾返於吳山川
間之越二十里遙也屏居海上豈直面觀無期哉
即隻字寸楮亦赤水玄珠也而何意寂莫之鄉使
者忽臨惘然不知懼忤之無從也廼筐篚爛盈更
有出於尋常問訊之外者何足下之眷存不肖一
至於此知感知謝伏審孝履無恙襄事伊邇益爲
喜慰區區近况百無足道所居土瘠民澆旣已憂
農復爾畏人唯有閉門靜坐稍託維摩之指用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六

周山
三首

寬解爾故構歸有園比以宦遊荒落今稍增葺之
水石竹木差具小致朝夕逍遙以此佚老又見時
事孔棘不復生他念矣足下服闋時肯由水道之
京能一過家下第費五日郵程耳風雨對牀之約
恐不可得也所囑令先慈墓文不知用志用表而
味書詞欲樹之道周則疑爲表也廼業造次屬完
請正若用志銘即勞足下自刪潤之此諺所謂換
湯不換藥生活不必寄易丘叅軍之子已挈家詣
金陵科舉前所惠書想留滯在彼至今未到使者

去促草草復此殊不盡所欲言瞻注瞻注

與張陽和翰撰

前歲於京邸承旌節南還嗣後不肖即蒙 恩歸
老長往海濱遂與世踈絕矣以故聞問不得通於
左右昨偶會一縉紳始知尊堂太夫人仙逝三十
年通家之誼慟切何已猛擬匍匐躬致束芻奈衰
病之餘咫尺步猶却以是不能出門江山在望此心
殊耿耿也茲特遣小价馳布唁私緬惟執事天稟
純孝而太夫人更劬瘁有加終天之慕自迥異恒
情第 社稷倚毗之軀尤當爲朝廷自愛三年之
喪如駒騁隙伏祈節哀珍重良晤未期草次不盡

與韓敬堂宗伯

其無似往出春明過承我公繾綣以塊處田間未
緣修謝極用爲歉顧私心瞻注惟日需爰立以快
霖雨之望耳旌節旣南頗訝正人君子暫違 君
側然幸庭幃密邇可娛愛日之年也迺太公僊逝
之報忽爾承之曷任驚惶謨忝平生義當匍匐惟
是還山以來衰病侵尋足不踰戶外者三年矣而

兒輩遊學於遠別無子弟可以遣信者又恐弔不
及哀益重臯過謹專力特馳少儀奉布微悃伏祈
矜念轉致太公靈筵儻他日未卽填委溝壑姑候
襄事有期尚當扶杖勉從執紼之後也臨楮勞結
皇恐死臯

復帥同父方伯三首

日者某君之論以前疏復書院而部覆止之遂激
其忿而風水生復糾吾鄉一人嗾之使螫迺有此
舉吾罷尚書猶脫敝屣耳矧思睡而授枕何足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二十

吳夫
三百六

挫我乎歸家半載爲先人所遺廬舍向未完結今
又因歲久滋圯不得不爲兒子輩少任拮据之勞
卽未就緒然藉此亦可以耗日力也江陵之禍始
於正己未盡而任怨太過負怨者又攢簇一時當
事之人苦懲咽太甚無有能主持國是者以致群
喙囂然吹毛索瘢不盡不止有識者能勿寒心所
諭速釁之由誠爲確論孤臣憤恨之極方能言之
親切如此第不可宣之人人也蠱蠱有毒不可不
預防之耳伏聞漕竣暫回江陵似不可久住當亟

驅還任物色之說決不晚及足下與九山人知二
公素相牴牾於張氏也毋勞掛念其家抄沒詳細
此中地遠不及聞知足下親覩始末有便見示熱
甚不盡

益望其二

其二對于世道事計亦誠實又也則筆林不

前自甌寧令持書來閩後更不及聞問想宦履清
吉右轄官最難做以與左秩竝而權輕近之則生
嫌遠之則生疑僕在楚時爲右敬左爲左恤右要
於無成心而已然終不能免於隱刺今足下與雲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三

余宗
三百八

谷公俱善人君子知和衷無疑也昨見洪獄已結
朝論頗明九山得以暴雪矣然尚未知曾往滇中
否日會蘇侍御以九山久不還任例當露簡意雖
不欲傷之第去就難處耳區區以離愆之後杜門
益堅再不復干涉世事精神頗覺反少惟筆札不
廢自知無所發明聊藉以耗日力不然坐老 聖

世恐爲天地棄物非心之所安也時下吳中大水
今歲難免啼饑然亦天行之數已付之無可奈何
矣陳檢校如圭廼極厚故人之子吾集中所稱陳

上之是也曩在京稍爲提挈得有此前程今諫貴屬幸賜清盼此生年未三十而性頗解事幸致意雲谷同此照拂也閩刻文苑英華便中寄我一部若無便卽寄陳檢校或顧甌寧處可也家乏小史不能作莊東草草附訊不一

其三

往歲得儀真書惠倉卒報謝後道梗人絕再無由覓足下動靜矣想安勝如昨去年大計浮言亦是江陵遺孽所幸公道未泯竟不陷人口吻固知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三

余宗三百七十六

下素所樹立能取信於縉紳也頃九山亦爲洪獄所累此與曾參殺人何異日有書致當道爲之辯雪不知後來作如何處分也江陵公不學無術以盛滿招尤固無足恠然其人品亦自磊落其用人行政初未嘗得臯於朝廷卽今居政府者亦其所引拔第家家賣酸酒不犯是好手耳柰何沒世入心慘毒之甚至此之分宜而必欲盡去其黨故闡及足下耳而不知足下非黨於人者卽江陵在位時自楚中一二親知外曾有一人輕入其幕者

乎又誰爲之黨乎其偏處在奪情之後廣布耳目以窺覘人心而爲其耳目者卽壞其事此召禍之源也去闔宦而盡殺無鬚當事者預有責矣九山事尚在人疑信間足下在彼知必能周旋之也况洪勘遼獄生之所目擊者其狠戾糊塗惟施篤臣所使亦何所不至當時證遼庶人不反者惟生一人耳江陵未嘗有憾於洪而今議者謂洪獄詞處遼未盡因此得罪於江陵迺嗾人致之於死亦可謂無天道之極生在林下本不當復談時事然對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三

三

知已不得不言也甌寧尹顧允元者吾大姨之子爲人恭慎小心頗宜於司牧但彼中甲科令多慮難脫穎乞足下善視之卽如視吾之子矣前有南宮奏題藁允元携之之閩欲以災梓梓完須足下爲我一敘之蓋吾爲禮部江陵實薦之後在部行事頗不當其意如正納言職掌調停學校二事最爲矛盾江陵在闔嘗與同僚言徐帥故師生一題一覆得恣行其曾臆爲深恨江陵歿後申瑤老曾

言之而足下猶未聞也序中當見此意囑之

囑之

與申甥三首

正月中崑山顧甥家人還接手信併揀參二劬收
訖嗣奉尊公書頗以吾子前越籍爲悔我以爲此
事亟宜白之 上前必得處分可杜人言頃又聞
建言者毋追既往則所議似可已矣第不知曾否
進場爲之懸掛我杜門如昨第鄉土薄惡有一種
少年往來宦家搬鬪是非昨偶見王鳳老與王荆
老一書未言敝邑朱令苦見擠於我欲得荆老護

歸有園稿

七編卷之十九

五

三

持之極可詫異朱尹廉慈之吏甚得民心固非一
人之所能擠而我亦非擠人者若果有憾而曲擠
之尊公方秉國曾有一語相及否見荆老當爲我
白之往石東泉爲高令脫罪亦藉口於我向以其
刑重實嘗告之尊公而其他不可告者又卒掩口
已爲鹽院所論此時吾尚未到家心迹易見其後
案章下縣令被害勿執而竟得保全者試問後令
仗誰之力也此意亦須尊公達之東泉以消其竊
欽之疑庶令我不蒙惡名可安穩居鄉耳五小姐

目青久而不痊此是何故吾念之憂之而諸香願俱了矣不敢輕差一人者入京知吾意自竟有在也偶因總兵急足附數字爲訊希速慰一言林君以壻分在鎮待戎良厚今久候代而前代者叅將姚龍爲兩臺所論疑林斲之四處投揭陰害林君林君器略非常而操持更潔可稱登壇之選恐一旦匪人乘之武弁易動耳願得尊公少賜扶植俾無後艱則幸矣吾壻留神

其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三五

李通
三皇夫

正月間曾附林總兵急足投信蓋專爲冒籍事欲得尊公一疏自白庶塞後來之口便於應試頃接顧甥懋善寄到手書徑不見說起豈前信浮湛或尊公意自有主張而止大都人熱時做病冷時發須視履其旋勢家方保無後患宜更斟酌之也舍甥深感看顧其廼翁反來謝我知賢夫婦之篤於親情也光賁多矣五小姐目青已報全愈不知果否此月添喜想得寧馨緣慶門方熾孫枝疊茂可卜也吾日夜望之耳老夫賴庇凡百如常每日裁

花飼魚之外別無營幹晚年得此亦自知足別無
妄覲也顧甥選事知在作縣行頭第其爲人心膽
過小恐不便於煩劇爲圖一簡僻地方此人情易
做留心留心沈一舍跟林總兵來京未審生意何
似今幸迺郎已進學有歸來地矣見時囑之令還
故鄉可也楊錦外貌頗溫而口睛不定吾前在刑
部時已識之矣人都不信今連連做出歹事果應
吾言今雖逐歸尚未見踪跡意必復逃遁京來爲
婦家所窩不可知也除惡不去根終當爲害須細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五

李編
三頁

訪實送官遞歸庶免後艱耳囑之囑之顧家人來
書此

情其三

九月中徐吉自京面接至手信嗣得劉總兵寄書
想正值殤子之候見悲愁滿紙大是傷惜人生世
間兒女之數必非意料所量宜湏順其自來自去
或減或盈而已若執着見在脩成烏有便生無益
之哀恐爲莊周維摩所笑况四哥青年其來未艾
所希割愛忍痛以上慰二尊人之心可也小女又

淹目背此不知何以致然今又哭泣無已將來漸成昏翳奈何此愚夫婦所懸念也尤宜朝夕勸化之鄙况如昨第產業素薄而崑嘉兩縣田泮沒殆盡百口嗷嗷茫無倚靠雖近蒙尊公主張少沾蠲卹而口食身衣何處周給此非一家之事其憂方大也江南之水至今未退蓋緣湖水日漲海道不通故訖無底定之期明歲春熟又不可望矣前治水之說欲專差大臣董之俟事辦還朝如 祖宗

時可行而尊公意主差遣兩司官吾亦嘗爲兩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七

魏四
三台甲

官凡事不過逢迎兩臺而又阻拂於有中作好先生耳幹得何事若大臣奉有專敕可以便宜行事既不患於掣肘而後來必要報政豈肯苟延歲月廼尊公以 朝廷惜費爲詞似非長治之慮昔鄉人有病瘵者延醫治之醫欲多人參而病者以參貴不欲用輒叩醫曰參可已乎醫曰不可已曰然則無參亦可已疾乎醫曰疾何可已也夫欲售已之術則不當順主人之意欲徇主人之意則必不能療主人之疾今江南之僮甚矣只爲他

時廟筭少差故延禍至今失今又不爲萬全之舉恐水患決無已時民有屢災而朝廷無屢蠲之理將不至國與民而俱病乎且兩司在地方極忌單條之職曩時督糧一道止爲專管糧事勢不能彈壓官民則生越俎之心令民以糧事裝頭遂至告訐風起故兩臺欲復其官而吳之縉紳持之者爲前鑒不遠也目今任非其人則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漕糧例折七錢而今歲止折五錢者司農知耗米四斗不在太倉之數也若今以後得再折七錢一年而以五錢還太倉以二錢興水利則錢糧亦不難處惟當國者兩利俱全之耳欲另爲一書以竄尊公以在野之人不得復干朝事故輒復自止而以詳告四哥庶便轉達也

復沈龍江宗伯二首

客歲郊亭揮袂備感勤倦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令不肖得逋誅於名教之內甚感惠也還山以來賴庇無恙時見朝議洵洵尚有溺不然之灰以快私忿者故杜門之志益堅於京貴故人不復敢

通一字迺蹙然之音恍若從天而下且侑以腆幣
珍果拜命之辱曷勝悚戴至技飾不肖更示我以
邨鄆之適卽大馬戀主豈忍恣然顧黃梁熟後
似不宜復聞枕中語矣惟公人品學術咸臻淵粹
矧屬聖眷方隆旦夕且膺大拜霖雨之澤沾漑
四遐令東海廢臣幸覩德化之成以穩卧丘壑是
所切禱也恃公知愛僭以此言進量不以爲饒舌
五雲在望臨楮惘然

其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五

周元
三十一

日嚴子東歸齋書至不肖躍然私喜卽欲倒屣迎
之以叩公起居已知其改刺改坐心甚驚訝後聞
其對鄉人云不肖居京時頗鄙夷之且阻其館選
不肖之愛敬嚴子不獨舉業文字而更取其爲人
之朴茂此公所嘗聞者館選時懇懇推轂此所面
見者迺今無嫌而成怨則非意料所及矣知貢舉
之於諸進士本無恩義聯屬改刺改坐可也而輒
加前輩以刻薄之名不亦已甚乎昔人有言勢叢
則譽集事謝而譽生此之謂矣公他日有書及之

幸明我心迹吳中士風囂競不肯方老無所用不
宜復樹近敵是則有憂虞焉非求備於後生也故
敢瀆公一解其感亮察亮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三

周元

蘇公一稱其海亮察亮察

歸有園稿卷之十九終
楊田寫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楊二山家宰

春間從壻所奉至華絨天上故人得一字爲珍而
又益以佳組之惠其施無厭矣知重知感書詞繼
繼若謂僕不宜自錮於聖世者夫門下方提熟
柄以進退百僚肯以虛語相獎飾哉固知有無可
奈何者奪其中也迺僕之飲德則愈深矣僕少寡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一

詞祖
二百卷一

宦情前時嘗遭兩已業遂終焉非以棲卑尚存昂
霄之戀今經三已矣所冒既逾而鐘漏復迫故舍
然釋之不復顧惜還山四年塊處海上未嘗一識
地方當事者之面而當事者亦不知徐某爲何如
人矣所謂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兩無所求而
一無所礙寬閒之野差自愉快近鄉人訛傳門下
嘗以僕之姓名宣之東軸此事大恠夫周道如砥
方軌何嫌一經孟門勢須擊轂何則遭時異也元
凱竝用故非黨同藉令當翁叱之世誰敢自託於

肺腑之親哉門下素精於老易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者而迺以違時之語彊聒人也必不然矣所論著作之林原非鄙人駐足之地顧以離慾既久精神未覺憊頓不得不藉蠹編以耗日力當其枯坐一樓目接蓬萊霞氣左右圖書恣意披閱少有所得旋即登記展而讀之神遊千古之上靈襟愈暢不知寒暑之過吾前也積之數年稍見冗說何日與門下箕踞泉石間一爲商確之思昔昌平道中九龍池上恍然作來生夢境矣前見邸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二

劉祖
三卷上

報門下屢有去志而聖意終不肯從豈難其代乎方值典刑凋謝之日而主上無助似未易以潔身也少耐何如王倅來京以嘗署敝縣有異政僕甚暱之故因之附信而貴屬考功郎某者迺昔日吳公之賈誼也爲生長荊州恐涉無鬚之猜此子可屬大事惟門下始終保護之詩扇一柄漫往見意臨楮不勝悚戴

答王少宰

往居京邸曾承札問蓋公頗悔去國時稍失之徑

情僕實有是言因見朝議洵洵即平時肝膽相示者亦反面作諛語矣人情翻覆可歎也僕尋圖歸竟缺裁答至今歉然已江陵事起果纏累及公傳聞可駭即行道爲之酸鼻矧深識其無辜者耶比蒙聖主矜宥疑已帖然矣而書至猶憂危之甚豈痛定之後尚復思痛也缺陷世界誰得其全大難旣解只宜杜門引臯在易之困有言不信辯揭似不必廣投謗滋甚耳昔柳子厚以永王璘故被廢致韓退之有一黜不復羣飛刺天之惜而猶摘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一

三

神聰
三五四

其少年不自重若輕議其短者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正以此也公無不自重之失第以平生喜於引拔士類間有拒而不得者怨將誰歸故今日之禍稔於子厚宜矣而世無退之疇量公之心者第願公善自寬耳來日方長無燔其焦也僕近况差遣還山以來承先人敕廬無所增拓惟稍飭園居爲日夕坐臥計塊然屏處萬念俱灰矣豈獨著書一事哉而尊諭謂僕方訂註三禮此或傳之者訛也即有是志以老會游鑠精力不逮如何如何辱命

知感來貺宜領公方坐窘而厚施無厭令故人何以當之謹壁諸使者希恕不恭殷太守書漫往馳注不悉

與張居來司馬四首

鄭廣文之役曾拜手教忽忽逾年矣嗣後翁文功名日起全遼揆武視古封狼居胥亦何多讓頃晉正樞筦出主上持簡而中外歡聲亦如出一口吾榜剝極之後而碩果獨存知素所培植者厚也何勝仰羨第自還山以來百念灰冷唯老作蠹魚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四

四百六十六

齒殘編以耗日力而兩目時時爲障徒勞無益則衰憊之明驗也是以裹足之志愈堅即元美所居相去止三十里而未嘗再接顏面業與世疎如此而况青雲故人寧能數數承起居也翁人得無以爲簡乎林副將鵬自救邑入京恐翁文詢及不肯故便附寒暄數語楊夢老極承相知又復以貢舉非人相累擬以書謝而方提銓柄尤宜遠嫌見時爲道鄙意悚息不旣

其二

客冬天雄道中具報後從冰雪中匍匐而南歲底
渡江獻春三日始得返舍幸故林松桂無恙足可
棲遲迺知開籠之德深有藉於言事者第恨見機
不決必俟撤羽而歸則所不能求全於彼蒼者也
還山以來自度可謝繒繳矣奈何近日朝議紛紛
猥瑣如弟尚不免於弋人之慕此何說哉屢見邸
報知遼海之勳名日著 主上銳意邊事業以長

城相倚吾榜之衰落甚矣得一夔焉儘足以坐策

安攘輔理太平况當小往大來之時願吾文早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五

葉芥
三百十一

樞密爲朝廷弁冕異日沾漑之澤底及草茅令皤
皤一老得安臥東海之上儻餘生可延當爲續采
薇天保之什以咏歌明盛遙睇薊雲不勝勞結鄭
司訓人便匆率布此餘祈努力自愛不盡

其三

鄭司訓往在西粵曾與薦剡今當日至之時頗冀
殊擢不無望吾兩人爲之推轂而弟方在野安敢
復致朝貴之書故遣人特控門下而囑弟代懇不
知有處從吏不今世門生事座主不翅如父子之

親篁老爲人醇篤初無厚望於吾黨而吾黨亦落
落不足稱佃戶矧盡志盡物乎以司訓行學即膺
殊擢不爲過第後任無薦恐併前任失之耳吾黨
不能報篁老於生前則提挈其子是亦情理之宜
然也未審尊裁如何切禱切禱

其四

日見風波暫息爲世道之幸迺頓接邸報尚有噉
及公文者幸 聖明篤念勞臣坐消讒孽真有天

日大都世風日降六逆之漸在在有之豈直在朝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六

二五九

哉弟居畏壘之鄉所不能自安於野者正患此耳
唯以物外之心處之便覺么魔蕩盡也吾文今有
君可恃便當安意而策不朽之業矣努力努力林
鵬居吳淞二年以海波不驚無事可見但其潔已
愛士前無與伍而軀幹修偉尤可當一面惟門下
收之外近作命曦兒錄便面請教海隅集刻之耶
陽者併往一部覆甌具不盡

與潘印川司寇三首

往自春明解袂極勞繼綫於時吾榜留 輦轂下

者惟吾丈一人而已竊計剝盡之餘碩果可食繼
見大疏能持謹論以底定波靡方幸朝廷之上
尚有典刑不謂豹攻之變卒起於此即弟越在草
莽痛定思痛不能不動譚虎之色也道之將廢實
不由人知天目之靈陰翼吾丈以脫網羅矣去秋
已聞行李到家奈擾攘之際傍徨畏人未敢通一
字於左右非自踈外之也老來屢觸械機不得不
過防之耳弟還山以來日惟裹足杜門而言官溺
不然之灰者猶喋喋不已仕路太行不意晚年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七

三百七

見其險惡一至於此韓退之所謂人欲久不死而
觀於斯世者何如也瀕海孤臣能勿爲之悲詫哉
所幸寬闊之野往來人少耳目清淨得一意保嗇
殘生耳老年兄弟所居相去不甚遼絕蒼雲之間
肯作主人否秋間當買一舟造訪茲先遣力問訊
餘棕種種不能具陳以俟面悉

其二

日來率爾奉訊殊媿不虔迺承使貺遠臨海上蓬
廬增色多矣感當何如所諭尊體欠安疑是幻影

爲心累耳世間事過即空惟本來常在第守其常在雖生滅大故亦自了然而翁丈未免有憂生之嗟何能却疾也弟自還山後匪直異時傀儡之場不復置念迺家人婦子瑣屑縈牽亦都付諸無何有之鄉矣以是老態稍增而大體無恙也秋間當過毗山別業一圖傾倒翁丈其許我乎草草布復併謝不宣

其三

昨歲誤有雲川之約已見世上風波未靜壽張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八

三百十

出遂爾逡巡不敢復出門戶今春聞令似登第且國是漸明此人定勝天之會吾丈之笑口可開而弟亦得穩臥丘壑矣四十年來吾榜之登八座者絕少弟以疎拙猥忝附驥方輿而朝北屋而居自謂彈冠之喜不加於此矣迺一觸駭機同罹通播富貴儻來真同夢電顧公文之履危稍甚而今日之傾否爲速錫光之祚方集慶門何其蒸蒸日上也若弟則偃蹇如昨還山三年反顧室中無一古物祥善事可與左右道者海上左僻故舊凋零盡地

株守莫可攄抱猛擬買舟冀圖傾倒常對伯咸陡
然興發然未免旋發旋止者實爲衰年畏人成癖
更筋力消減憚於數百里之行有負宿諾促刺如
何茲以伯咸來便敬布四體詩不云乎雖有良朋
况也永歎情見乎詞曷任勞結百計復周紀善二首

鹽使至得手書爲喜爲慰詢知尊履無恙唯兩足
少見蹒跚似以體肥故區區長公兩歲而步驟猶
捷非因精神完固只肉臧於足下耳三復書詞尚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一

九

張祐
三百字

不勝首丘之念區區項讀佛經知世界俱空眉山
少陵得其半解故終其身不復於故土而足下何
以未歸滇爲病哉不歸作惡歸又無貲營營然日
往來於懷滋成障耳聞令器頗不作家若令收心
保守舊業即足下百歲後有賢藩可恃詩云適彼
樂國此之謂也足下試省之襄殿下歲承厚賜令
野人不能當相見道謝人還附往興絹一端詩扇
一柄見意

鹽使至復拜手書甚慰饑渴萬審理頃轉右史令
足下心灰復熱奈何三代而後自孔孟不得志嗣
是貞元氣漓天不生聖賢而第生三豪傑如留侯
鄴侯稍見露穎而武侯則不免齋志歿矣他復奚
論而足下無武侯之具乃老耕漢上業與龐德齊
名而又得賢藩爲之主差可自寬矣世間福量萬
有參差以足下所處俯視羈棲窮厄者又不知凡
有幾等也幸母以雞肋爲戀首丘一念固足下夢
寐所難忘者顧足下老矣勢不便於長驅而郎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十

十

張裕
三言

疑未歷事儻一動百搖兩處脫空便噬臍無及足
下試驗人生淨寄兩間誰不作寓公者南宋帝王
且不得詣洛陽諸陵一拜而滇池之遊當付郎君
他日爲之耳如何如何僕退遜已久姑無論世緣
即課子作家俱置度外年來精力以離慾之故漸
能返少日十二時以三時整息其餘盡逍遙之隙
即不以張仲之一室自泥亦不羨尚平之五嶽可
遊頽然往來於水竹禽魚間吾我都迷以此沒齒
而已玉鳳老日爲少年所構頗有間言此公名關

未破吾已亮之矣乘便附問承索吾書以使者行
促不及候俟另寄春明集一部漫往

復吳川樓大參二首

揮手巖廊便似邯鄲夢覺日從覺後追憶夢中光
景却如嚼蠟兄之夢覺比弟更先數年逍遙之况
可知也頃得書知兄曾過太倉彼此相去止一舍
耳所恨杜門成癖無人相報遂坐失良會聞與元
美有續約如果然幸毋見外承示佳集讀之令人
神爽飛越然皆得之遷謫閒居中故多而且旨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十

十一

張元

此誠三公駟馬所不能易也鄙稿嘗刻之鄖鄉自
以敝精一生不能少窺作者之室而百年未了世
上雌黃之口安肯放過故久而秘之茲於老兄弟
處不敢不露穢也謹呈一部請正尚有續刻另容
寄上劉生自是江湖奇品媿弟識人少無處推轂
令其默默以歸非意所安也所諭去歲詩問似付
之烏有先生矣草次布復不盡

其二

日從黃生得手書京師地大以無處覓黃生作報

至今缺然比呂祠曹來更僮專勒倂華編之惠良
感垂情無已海內故人零落幾盡矣迺吾丈尚頽
然領袖騷壇而蒼蒼者復預假以閒日得優游樊
山赤鼻間擁鼻行吟諸墨卿歌而和之誠生人樂
事也讀編中諸作不覺神爽飛越而不肖齒髮衰
憊甚矣方在苦海中未知止泊而吾丈不移文相
誚顧侈之以爲美談譬之登彼岸而觀浪舶豈其
中真有蓬萊方丈可到耶姑俟明年當決進止翔
便聊附寒暄時下值冗積悰縷結不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十二

張元
二百五

與顧懋善二首

日得春報喜不可言以七十外父母見壯子登第
人生樂事何以加此吾甥不獨爲貴人且稱孝子
矣選事多分在外此亦桑蓬初意吾甥固豈弟君
子此官似不可不爲知於人必有所濟也勗之而
已其食祿之方已囑申四哥令擇簡僻尤便展布
顧永審瑤老肯開口否渠處亦宜致一書第區區
向來不通京貴之間難於破例耳吾甥言語故慎
毋俟叮嚀第近來士習奢競若不樽節前有空頭

後來決無處覓補諺云要知山下路便問過來人
吾過來人也故敢以此相告 朝廷待進士不薄
須先立定脚跟以思報稱愚夫婦賴庇差遣餘無
所言

其一

頃奉書惠損廉吏一月之俸矣何以承之知感知
感辱寄至疏刻既勞且費平生不朽之事竟賴骨
肉以傳賢甥誠不媿楊惲而區區特非史遷耳其
所銜戢當盡此生也帥方伯書來備審官履佳甚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十三

楊元

且聞兩院有誠心直道之許此後來進取地也第
古人有言文武不備良民懼又恐賢甥過於豈弟
須令精采擴揚民知愛畏是循良之善物也勉力
勉力區區粗履如昨惟賤累病不脫體第以精神
稍王可免大患耳尊公惟兩目少昏而眠食無恙
令堂病後更加精健賢甥第一意作官無內顧也
鄉中水患日下尚未見處分頃得政府書亦欲大
為匡濟即不得全蠲決不至往年虛應故事也草

草復

答朱考功二首

街爲么麼所乘扞格知已浮雲蔽日自古傷之今
幸光明大闢而書詞猶以包涵爲言得無繫情於
過去否尊既宜領顧從作碑後受之恐失士民公
舉之意僕固不敢任德而公尤不當致感且草衣
木食之士於袍笏繡又無所用之矣故附丘上
舍納於典記儻他時有賜即一紙一扇足以爲重
更便酬答也如何如何熊令君誠心爲民而天時
不偶催科撫字終覺費力元夕木水大是詭異地
方尚未知所究竟也蒙垂念故民便間布此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十四

楊元
言十

其二

咫尺鳳臺久缺聞問自以山林臥穩養性益疎知
公不以爲簡也去思碑記實出槩縣士民之心非
僕所能私佞唐應德先生嘗言廉吏自古難之今
世之不治止爲吾輩酬秦沉溺好損不足以濟有
餘天下之財不在朝廷不在閭閻其歸墟之壑竟
未審在於何處故爲公傳神不及他事而頗得公
所以瘠已肥民之意蓋有深慨焉猶少陵之注念

元結也第媿詞之不文耳南考功與止曹稍異止
考涉套漫爲最語而南之袞鉞實區別於單詞片
語之微非公明侃直者莫可恃力故當事者急借
重於公而袁太宰復與公同操仕路其有澄清之
會哉僕塊居海上已盡解世緣惟歲歉憂農頗擾
靜業昨爲熊令君所迫勉上政府一書不知可一
遂蠲賑之願否僕近况如昨歷年收攝止僅減睡
魔精神稍覺疆健顧尚在頑空中度日茫無所得
也二王君在京想時時過從裨益良多相見爲僕
道敬丘上舍來草率附謝餘祈爲道自愛不盡

與秦鳳樓二首

尊卷書上前跋楊南峯致仕卷偶亡其稿煩使者
一錄便中見寄向讀張長輿園畧知此君能文近
得覽潛土齋稿又知其能詩海上有此君往來公
不落莫矣在吾嘉過從頗少鎮日枯坐海曙樓直
槁木耳羨之羨之入杪秋來雨竟不止木綿得無
洗淨乎此苦定海上同之也如何如何頃見邱郭

聖意雅篤即大司農覆疏亦大有王張不知地

方官作何分處也京中上書人尚未回俟有的信再報

其二

日承尊委完塞已久顧乏便將寄遂作老逋耳茲附使馳上請教所諭頃亦聞之末世人才其施爲措置又鹵莽即滅裂是處皆然方今外寧之後必有內憂導亂之原何代不自吾輩始哉仰屋之歎想同之矣惟公祕而勿言可也草草復不旣

復郭兩峯憲副三首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十六

周元
三百七十六

客歲道充滿圖領教一寫宿悰不謂吾文徑以病阻迺知良晤有緣不可彊也至今悵快還山以來衰態日甚唯有裹足杜門誦維摩以坐耗居諸耳頃承翰貺足燠寒灰第同詠白駒不應復煩筐篚對使拜辱祇增慚感而已北轅之夢已絕想念蓋造物者幸付苟完便當奉以沒齒故人知我敢布同心之言草草附復併謝餘祈珍嗇自愛不盡

其二

前歲避言時承 主上不肯以唾核視之生因與

當國者有嫌疑應引嫌是以力辭而退故謝事以
來再不敢通竿牘於朝貴雖在野之體宜爾而梁
黨方盛欲乘一隙而中之其心尚未已也故不得
不過防之耳來諭極欲周旋但被選子弟故給衣
巾當生在事實以其大濫革之今復以已所不行
者于人儻彼執以見拒生何詞之有顧令似具美
姿必占是大器恐無俟此以爲親帶他日飛黃騰
踏自有雲霄可望肯屑意於見成之富貴乎一笑

其三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七

周松
三百五

俞儒士來奉至手書兼詩箋之惠訊知起居甚悉
大都稻粱不乏妻孥無恙便是歸田樂事彼榮途
難量人生有涯若寵辱未忘則歆羨何已迺公之
所以津津望僕者豈亦以心灰未冷故耶僕棲遲
海上雖云應酬稍節而時時亦有筆硯之勞不爲
生者稱觴卽爲死人諛墓嘔出心肝何裨著述明
歲當永謝此事儻精力尚健必別有所究竟也俞
君書法端勁頗得姜體顧僕居窮寂之鄉無可推
引處令其垂橐而歸殊負尊囑奈何茲告去學六

附復不及一一

復張傳野光祿三首

還山以來不虞世上風波一至於此大都小加大
疏間親淫破義六逆之漸在在有之當是時正人
君子進能容於朝退能容於野乎以是區區杜門
之志益堅而海上無人之境往來故已希絕象之
平生寡合即賓客盡散不煩翟廷尉之書門也頃
殷使自荊州歸遠承故人雅念書惠綢繆真所謂
空谷之音也何勝骨肉之感具審道履康勝更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六

周允
卷之二十

屏迹東林得非向時所謂萬玉山房處耶勢官養
重於三楚縉紳似不爲異若在吳中便作麟甲鳳
毛矣羨之敬之區區家居百九賴庇差遣唯歲患
痰嗽遇寒輒發雖非大恙亦頗爲纏累耳荒園稍
加增葺今拮据一年已畧具小致儘可逍遙常歡
此生經過萬劫不圖晚歲得結束閑身誠厚幸也
近來種種念頭匪直婚宦杜絕即筆牀碁局亦屏
廢之矣所恨不能置足下於左右說無生話也別

諭云云又增我酸鼻此公聰明蓋世目無今人亦

可稱名輔矣顧其處功名富貴之極全無一點靈
光自衛即其在生已墮火坑地獄矣奈何身後不
遭夜叉小鬼磨剉也所惜者 主上寬仁從旁無
一人持正論以定國是耳傷哉傷哉二美事真贗
不可知亦宜諱之同父部運畢當一過家相見道
意無美作意做好官其宦聲端藉足下一墟之草
草布復不盡

其二

用京邸人還深荷津遣復重以佳幣之餉耒耜不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九

三百十

施而取禾三百僕甚媿焉世有親爲授業而旋以
下石者以是益感足下之不忘我也江陵功罪近
來士論何如昨洪獄起僕爲九山畧以當時勘事
始末達之當道謂江陵即欲滅遼而洪未嘗不爲
江陵出力何仇之有而必欲嗾人以殺之今見結
獄之詞頗爲公當而九山因自脫於衆咻之口不
知曾赴滇中否也數年間事朝士已夢夢無知者
則老成典刑又何所仰藉以據讜論而明國是足
下今日爲郎官他日爲大老似此間架不可不熟

識之也。頃敝府玉倂以領解來京，曾有書答謝夢老嘗語及足下可屬大事，而此書從水路至，想到遲也。茲因瑤老有長女長孫之感，隨俗套數不免。差人一啗，蓋四年中僅有此遣而已，然不敢遍及諸貴人也。僕當望七之年，而幸以離慾故精力差。疆十二時中僅三時寢息，其他皆讀書之隙。海上無人聊以耗日，進取一念已付來生書，此以報知已。

其三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二十

三百七

往承惠訊，未緣報謝。蓋是時執事尋提銓柄，允北來謁選者，以僕與執事有故，未免生覬覦之心。故僕一切杜絕。二年間，吾兩人若處隔世者。知執事能亮之也。頃從殷職方所傳至嘉問，兼荷解衣之恩，何執事之惓惓於鄙人，其施無厭如此。世情薄惡，即同鄉癸未所進，素託門下，以于澤者已，反眼不相識。而僕於江陵諸君，豈真有傳道解惑之益，俱蒙久而不忘，而執事與同父，則尤其最厚者也。曷勝銜戢，僕還山七年矣，迴思曩時避言請老。

主上諄諄誤謂僕爲好官令以留用出首而當
事者恐僕援而即止竟一辭而退不相知者頗致
疑於肺腑之親顧今思之蒼蒼之表將逸我以老
安得不藉手於人以王成之耶故每覩邸報見人
言洵洵侮及當揆則僕以阽危之身早脫苦海私
心寧不自喜况聖七之年眠食起居未改於舊貧
健之會足任逍遙兒子輩雖無大成然皆聰慧稍
能文章亦習書翰縱不及眉山二蘇比於東坡之
邁過揣或彷彿近日盡捐俸餘建造藏經閣於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主

朱叔
三島

後一禪寺竹林中期以明年離家掩關作有髮頭
陀矣香山詩云世間無可戀不是不思量執事其
許我乎連年在家亦有應酬詩文數百首尚無力
刊布然知此事爲前生業障姑儲之以俟覆瓿耳
外著老子解二卷世廟識餘錄五卷近始脫稿
此或可傳儻相見有期當求是正也不盡不盡

答殷無美

日奉傳至揚張兩公書禮頗訝足下不以片楮見
訊比接手信知足下以執掌爲累自不暇作鄉里

寒溫套語人臣致身之義不當如是耶僕前宦遊時亦嘗以此取恠於人何其行徑之相似也第今過後思之認真太甚未免着有相之心不若圓融應世之無礙也夷陵之政大是卓然前老荆見尊嫂猶是糟糠氣象不殊孟德耀知伯鸞非常人也故足下在京師屢以食貧爲念他人不之信而僕獨信之最深惟足下嗇取而濫施少藏而多費終非可繼之道耳僕平生駁歷頗久止遵隨宜豐儉之說勤行而約守以是宦叨八座而先人之敝廬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五

朱四
三四三

尚無改於其舊洛陽之志人豈無之而力所不任只安其素爲得耳西鄰張二雖謂我爲鄉下尚書顧穩足生涯宜無踰於此矣足下發迹幾十年而所居不蔽風雨儘稱豪士風流第能於美食鮮衣之好閨房艷冶之觀更一切搏節則令名豈有窮乎承密諭云云足仍愛我之過顧人生福量原有分限贏於前者必誣於後當其時已叨冒逾涯矣敢復求多於造化乎矧今貧健之軀賴庇如昨忤本少飲而浪逐狂少年或有所託以娛其耳目足

老矣黃粱已熟夫復何求願足下勿以縈念方今
世號清明而足下復有可行之道幸努力自愛諸
所未盡尚俟續宣

復馮咸父二首

別去忽復一年時時念足下不置令叔文所君曾
兩至荒園因承尊履爲悉知日下帷俯課經生業
也頃奉手札更恍如面覲矣荒園稍加潤色篋具
小致第海上聞寂無人晤語而歲增老悖益用愴
然安得足下一臨貺豁我紆抱展讀佳集珠璣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三

劉祖
二百四

目光焰不可當然私心頗願足下姑遂時人先竿
後瑟俟致身後大發之尤快意也何如何如草草
復不具

其二

日兒輩來松坐嬾不得附數字相候政自歉然頃
辱見訊感媿之甚且詢動履知以俠憂貧愈貧愈
俠恐豪賢之作用太過耳如何如何僕憊矣邇以
小業付兩兒後便當逍遙世外即雕蟲句當已不
復戀戀迺足下云云便欲內我於蝸角中可笑也

人便布復子敬處併爲致意不盡

答俞子如

前見子如顏色不如初見之暢豈痛定思痛耶大都世間萬法皆起於心心之所爲卽時之所會小人而能保富貴則天且弗違之矣矧營營求貧賤而貧賤有不至者乎惟智者能善自覺耳頃以嘔血見報令我摧肝豈以子如而亦不足於逍遙之適乎老親在堂宜自珍重凡士厭棲卑此亦常事迺居高者又苦人攢蹙而不得自退何異韓退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孟

劉祖
一百卷

據華嶺而發大慟者耶此子如萬金良藥試服之霍然病已矣一笑

立長祥合外
而貧類亦不至
入而捐
惟世間萬
備長

07219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終

卷之三



